王文成傳本

西河合集

王文成傳本目

蕭山毛奇齡字初晴又名甡稿
姜兆熊苞貽
章大來泰占較

王文成傳本

此印史館刻傳中草攜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攜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鬮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攜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鬮題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為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以為未成之史非祕笈言之者無罪可覽觀焉（中攜語係後附入）

王守仁字伯安浙之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一甲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原草此下俱詳出某書茲不具錄母鄭夫人當娠王母岑太君夢神人衮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聞啼聲而守仁已生因名雲五歲不能言有游僧過門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洩之遂更名守仁始能言嘗之市與鬻雀者爭客熟視大驚出餘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中曰少年貴當極人臣勿輕擲也史例凡不擬入傳而備參見者皆降一字列

附

公晚愛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山

即苗山並無洞壑凡禹井禹穴陽明洞類祗是石罅並無托足處僞謂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

守仁少有異禀嘗問塾師曰何爲讀書曰取甲第耳曰讀書當爲聖賢儘取甲第耶

十五隨父官京師嘗從親串游居庸關縱觀邊塞形勝悵然而返

附 遊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狀與年譜皆云時有石和尚劉千斤之亂公欲作疏奏諸朝請自討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勢出遊居庸則可笑

之甚按石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遂不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討賊皆公前世事也且公父海曰公登成化十七年進士此時亦未能有脩撰官居早在京邸又况劉之亂祗在河陽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綰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誕附無理至于如此吾故曰文成無妄起于門人及諸記述非無謂也

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

時與孫燧胡世寧同舉于鄉當榜發時監臨官闘空中呼曰三人好做事後燧世寧發濠逆一死一罹大禍而守仁平濠亂

乃以工部觀政使治威寧伯王鉞葬事事竣其子出威寧所佩劒爲謝光芒璀璨守仁捧得劒如夙購者會西北告警乃忼慨作籌邊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報聞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決江北因尋引疾歸里
先是守仁善爲文與太原喬宇廣信江儐泰州儲巏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皆以古今文著名于時至是以疾已來京道山東巡按御史陸偁薦之主山東鄉試其程式文爲諸省冠且所得多顯名士及至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正德改元逆奄劉瑾以導上狎遊擅國政南京科道

戴銑薄彥徽等力爭之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抗疏救謂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而乃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攣載道則驟有上關宗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聞之瑾大怒曰乃謂我危宗社耶恨刺骨并下詔獄杖闕下四十死而復甦謫貴州龍場驛丞

附 此在史館舊史祗稱救銑並無劾瑾他疏惟王恭襄本兵與楊文襄吏部皆云劾瑾而文襄較詳且其文係楊公爲公父海日公作墓誌銘者從來諛墓之文本身有之未有諛及其子且造僞以諛其

子者或者史官忮忌如董費輩陰芟實錄以去其疏亦未可知然即救銑疏亦既侃烈無愧地矣立迫就道而怒猶未已使人陰隨之意叵測公至浙投衣冠浙河陽示已死而取間道至龍場諸苗相率伐木爲室以居守仁

附 時徑之龍場而譜狀乃盡僞誑誕舉凡遇仙遇佛無可乘間撫入者皆舉而撫之于此二十年前三十年後開闢閉闔隨意胡亂亦思行支說事俱有理路浙江一帶水與福建武夷江西鄱陽俱隔仙霞常玉諸嶺嶠而嶺表車筏尤且更番叠換並非

身跨魚鰲可汎汎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斷
無越温台鄞鄮不駕商舶得由海入閩之理且陽
明亦人耳能出遊魂附鬼假朝遊丹山暮飛鐵柱
何荒唐也
先是守仁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閱卷至孝弟章恍若
有得至是至龍塲嘆曰吾狠倉至此賴生平學力他
無所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人已死此良知也然則聖
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知是而已乃挾孔孟書一本
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會提學副使席
書素知守仁及聞守仁說甚善遂創書院命諸苗師

守仁而諸苗之不知書者皆從之

附）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論語開卷不曰其為人也孝弟乎人性止孝弟凡仁義禮智皆從此生故曰孝弟為仁本而孟子知之隨曰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實即本也又曰唯愛親敬長達天下故有仁義是仁義從孝弟生也乃又總括一句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斬截而宋儒反之亦且斬斬截截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

孝弟來竟以人性無孝弟與孔孟抗然且自此言出而自造故事實亂典禮竟謂舜不父父不祀瞽瞍顯然與堯舜孝弟一句的的相反亦思人性有孝弟不止論孟即大學止至善在仁敬孝慈而究言之則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與孝與弟中庸庸德在子臣弟友而究而推之則曰大舜大孝曰武王周公達孝是孝弟而已在聖賢諸經中顯有明証而宋儒敢言人性無孝弟則良知兩字正頂門一大霹靂于以救堯舜孔孟既絕之學有萬萬不可少者而門人昧昧名爲宗旨夫佛家有宗旨儒

家爲得有宗旨況良知兩字明出孟子而乃曰陽

一明宗旨何不通也

一堯舜止孝弟亦非汎語虞書堯舜授受首愼徽五典四字乃其時五典五品五教五常所稱五倫者

一皆只父母兄弟子五人而合而言之止是孝弟此

一在春秋傳季文子臧文仲猶能言之自朱氏不讀書錯註中庸五達道爲五倫而五百年來溥天下老幼皆不識五倫久矣予謂五倫即良知即孝弟即堯舜之道拈出快然

水西安氏者土司也土司本世官而安貴榮甫襲官

即橫甚時以從征香爐山有功朝廷破例特加貴州布政司參政而貴榮怏怏必請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廷議騷然或謂許之或謂當訊討以杜後來值守仁居龍場立爲書責榮其略曰朝廷法制不容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夫使君之先何嘗有積功累行可長此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法制在也今曰驛可減則世官可革矣且夫既爲世官則爲朝廷剗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証調用以邀賞則朝廷置土官何用況使君破格得改參政原非設官之舊今貪于進不已萬一典銓者曰向係土官故

長有其地今參政則流官矣流官惟所使于是下方
尺之檄委以他官或毆或辱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
場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大悟亟請奏謝罪而
驛竟不滅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至守仁復責
之竟至于是水西數世無爲患者
乃以滿三年奏討歷廬陵縣知縣至則遴里正三老
使參決詞訟而斷其曲直隨拯則隨斷訟堂肅然于
是立保甲法靖驛供欽字定水次兌欽字絕鎮守橫斂其
興利除害雖在官止七月而立法盡善至今守其法
不衰

附
待傳有歷縣在璉誅後者非是
會璉誅以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留爲吏
部驗封司主事充會試同考官
時講學京師嘗以大學原本示人人大驚反有以
攺竄聖經訐于廷者顧湖貴多師事之吏部郎中
方獻夫位在守仁上亦執贄行弟子禮
附
支成所示者是禮記原本今行世有詮釋者係門
人僞入之大不足據後嘉靖閒給事賀欽好學棄
官還遼東出陽明古本大學教學者但有章截並
無詮釋章截如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爲一截自天

子至未之有也爲一截所謂誠其意至此謂知本爲一截類

遂超爲文選司員外明年進考功司郎中以其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已而轉南京鴻臚寺卿

祁州守徐愛遷南京工部郎中師事最切

方是時遠近聞守仁之學非篤信其說則怪之謂迂僻難以用事惟王瓊爲兵部尚書且當路獨奇守仁以爲不世出可用

會江廣湖福四省閩羣盜大起

初江西建昌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　已而桃源洞賊逃餘干樂仁安仁貴溪鄱陽諸寨陷安仁縣殺指揮桼勳通判楊奎且建名號置官屬巡撫王哲統官兵三萬土目兵三萬討之不利　而華林賊破瑞州鹵通判姜榮家屬與臨江廣福諸賊進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參政趙士賢知縣申惠大帽山賊攻瑞金縣殺知縣萬琛乃調土官岑猛岑蒸攻殺之而仍不能靖　然且華林置十寨一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副使周憲以進勦被殺其一子周斡相繼死知府李承勳調土兵目兵會勦之

賊未創而土目兵縱悍所至劫掠過于賊　又且
賊蔓至浙境執杭州都指揮自弘湖州州指揮江洪
爲浙兵驅之出境然後江西按察使王秋仿故撫
陳金故事撫其人而安插之名爲新民　而旣而
新民復叛殺副使李情及督捕指揮那世臣饒州
通判陳達秦碧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
所至陷州縣殺官吏刦掠庫藏焚公私廬舍議剿旣
不得而閒或議撫則又反覆悖叛而無所收拾乃以
贛地險奧盜聚贛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桶岡三寨
接湖廣桂陽迤南有浰頭聚接廣東樂昌龍川凡江

廣湖福之間合四省方數千里皆亂前此江撫李昂于成化二十三年曾以贛險奏設分守參將兵備副使各一于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二千戶所隸之及弘治中鎮監鄧原復請增設巡撫駐贛專理盜賊而所簡撫臣皆無效至是謝志珊據横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桶岡池仲容據浰頭巳簡文森爲贛撫進勦而森懼稱疾不受命乃始擢守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正德十二年正月守仁至贛先察民間之通賊者立十家牌法繼檢軍役與新民之隸軍籍者力議之乃鑒前事都邊禁

士目狠達諸征調兵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之一選壯有力者縣千人補其數且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乃分署領率統以賢能官有守者有受命出敵者當是時守仁涖贛裁十日法雖具未能習也而漳寇報急

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勘爲令守仁甫聞令即疏爭曰賊變起倉卒當相賊所聚而撲滅之則既省征調復免供億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機衆斂儲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縱有

所剿非脅從即良民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會剿之議卒不可破至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凡會剿兵使徑詣戍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遂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闕寬遂潰圍出突殺我指揮覃桓及縣丞紀鏞去守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率前軍屯上杭下令犒衆姑俟秋期圖再舉而賊稍弛備及晚食訖遂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啣枚入直

搗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悉衆據上層峭壁拊背而下諸將謂失地勢將反却而守仁麾之奮而上自辰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賊大潰乘勝追剿斬賊首詹師富及温大等合七千餘級且預遣諸省兵分破諸寨以福建兵破長富等三十五寨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而漳賊盡平班師

時甫二月聞宸濠通賊有窩賊稱寨民者逮五月復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請假以便宜幸無掣肘使號令得專一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不

報惟本兵王瓊與之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欽頒旗牌使便宜行事且以平漳功陞俸一級賞銀
二十兩紵絲二表裏
乃議大庾賊最近請先剿大庾而招新民之在寨者
以龍川盧珂鄭志高等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斬賊
首陳曰能等并從賊合五百十級大庾賊平
初濠設寨民人爲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
爲民至是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可爲兵
于是相橫水左溪與桶岡進剿先後謂橫水左溪本
腹心之患且已檄湖廣兵會剿桶岡則橫水左溪亦

觀望未備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珣知縣王天與自上饒入皆會橫水　指揮郟文自大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斆自大庾聶都穩下入縣丞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　惟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

時聞者曰淮陰驅市人之戰未聞驅儒官并皂劚也況賊民乎四省從此陸沉矣

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使人各執旗賁銃礮由間道攀崖伏于近巢之高巖俯而覘賊且度我兵至以火礮應而預遣指揮謝昶率壯士夜上竊

險先發其滾木檑石之伏險者于是驟進兵面臨賊甫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焰蔽天回視之則紅旗滿山謂官軍已據寨將棄隘走而謝晃兵呼譟出守仁麾兵進賊四顧失據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橫水大寨 而邢珣王天與各破磨刀樟木覩湖八寨會于橫水 唐淳破羊牯腦三寨又破左溪大寨 而郟文舒富季敬各破獅子長流箬坑西峰十二寨會于左溪 乃于大霧中令各營皆分兵爲奇正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爲導剿諸小寨之未下者 最後伍文定張戩亦以遏賊兵邀破數寨與大

兵會而橫水左溪之賊盡平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六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散歸者無算

遂議勦桶岡謂糧盡兵竭應少休息且桶岡難遽下當先撫而後勦之

議謂桶岡四寨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惟上章稍平必行道半月攻取未便况横水餘賊悉已奔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

謂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以招之未必不從否則乘其猶豫以襲之未晚也乃遣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等直入桶岡寨諭撫期以次日會鎖匙龍候撫命而賊初畏威從之既而中變然無暇為備至期遣使鎖匙龍如促降者而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張戩入葫蘆洞俱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匙龍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急奔退內隘據水而陣而諸將各麾兵渡賊四竄將復由鎖匙龍出而舒富王天與從龍口入賊乃悉衆走十八磊唐淳邀擊之

會日晩諸軍扼險守次日進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梅伏烏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反遣之使散剿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十餘寨賊盡奔雞湖穩下朱雀坑魚黃諸寨而諸將復速破之賊首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面縛叩軍門乞命諸賊投伏者滿山谷桶岡賊平守仁出師凡兩月破寨八十四擒斬賊首五十六并從賊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增茶寮隘上堡鉛廠長龍三巡司

然後議三洌之剿先是征橫水時謂三洌最强恐乘閒乃諭降近賊有黃金巢賊親率五百人聽用而洌賊池仲容者擁大寨觀望不至旣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功仲容始心怖因丁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然究非本意且欲覘動靜幷乘閒作賊應也守仁知其詐于其從征時每抑置後隊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仲容仲安皆大懼增益戰具守仁知有變將察其實焉以平桶岡遣使勞牛酒至三洌界見賊設戒備使問故賊皇恐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吾讎也彼將掩襲我故設備吾豫防官軍

哉守仁陽怒曰龍川與三浰皆吾從征官且楠岡之捷珂等與仲安皆在軍有功此有何恩怨而敢以私嫌啓隙值仲安在軍而珂與志高亦以告三浰反狀詣軍門乃出仲安與珂志高面質反下珂志高于獄候處分而陰遣降賊說仲容入謝并自爲陳說時臘盡班師解甲將度歲且頒曆三浰以元日大享將士而仲容挾壯士百人軒軒來初宴之于祥符宮旣而出珂志高于獄使面暴其罪盡斬之時正月七日越一日守仁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擣下浰而副使楊璋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敩推官危壽指揮余

恩姚壓縣丞舒富等從之破三浰大寨小寨共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并從賊二千有奇賊復盡銳奔九連山山横四百里賊之據險者猶及千人而一鼓而盡擒之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巢皆慟哭卿士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浰平仍請設和平縣于和平峒而改和平巡檢司于浰頭乃歸

附 剿浰分兩路一是殺髻一是征浰諸書錯認作一事似殺髻當不復有親征一節故于髻來謝時造爲先遣諸路兵集浰且預釋珂志高歸使集兵向浰如此則斬髻而浰可破何必親征且何必七

日斯彭八日節出剿兇珂志高不先歸也
其後樂昌賊高茨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
贛縣主簿吳玭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贛千里
皆無賊
他若傍剿之著者則莫如彬桂賊
彬桂在湖廣東南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
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貞俱
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昊安仁知
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積十年未剿
湖撫秦金于十二年春發彬桂逋賊據名城殺官吏

事已枚令與額撫王守仁廣撫陳金並剿之時守仁方至贛未行也既而檄以期守仁袛率贛兵往而金仍用土官彭世麒佐之守仁不能却乃先以贛兵而湖兵與廣兵相繼由桂陽魚黃熟水郴州紫溪臨武笆籬堡乘險而入

初破對里平石丫髻山寨斬藍友貞

繼破烏龍山斬李斌

繼破大小王山斜祭布洛角魯莊山坑諸寨擒黎穩

繼破黃土烏泥工塘金雞寨棗子園擒李栻李仲濤

繼破莫表秀才鄧家魚黃米廣老虎東嶺斬沈鑾

時劉福與邏臘粟即于是日破臘粟擒之
于是破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諸寨斬楊禮保
又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鳥魚跳金山諸寨擒李仁
才麗海
又破曹雄坑扶峒貝坑雞公背神鍋脚長灘諸寨
又破盧田柏木白水磜下樟溪青峒十八壘石筍峽
諸寨擒劉德才時賊墮崖死者無算
又破上黃賊背猪婆老虎延壽黃團斬梁景聰
方是時惟賊首龔福全未獲或曰在禾倉乃敕土官
彭世麒同官兵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斬之其

別破東坑者并獲福仝妻及從子龔秀賊平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俘獲一千七百八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算惟賊首高仲仁遁走廣之仁化縣南贛兵追獲之當時謂守仁以十二年至贛越一年而剿賊已盡其用兵之神無過此者

史論曰崇禎之寇集烏合之衆朝東暮西未嘗蟠踞都邑延蔓千里根株數十年如南贛賊也然而米脂一發極邊禁省鎮諸兵歷剿之不克而國隨以亡守仁親率行伍莅之以師儒指顧倏忽如撲

螘蹶豕手拉而足蹋不承廟算不用征調兵不別鎮將官吏不逗時日不糜費供億而所向無敵不留遺孽不挫折我兵平自秦漢以後不知衛霍方此何如若他則誰敢並者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然其臨事之忠勇亦可驗矣有明世多賊自永樂之蒲臺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弘正凡畿南河北川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而守仁剿後天下無賊者由嘉隆萬曆以至天啓凡四世而後米脂之禍作功不偉與

乃以平賊功陞右副都御史廕一子錦衣衛世襲百

戶再進副千戶時守仁感王瓊意謂非瓊倚任安及此每于疏後特推兵部功並不及內閣會閣臣與瓊有隙大恨謂撫臣無賴其所上功狀不歸之廟算而歸之本兵大不敬一時嘗呪者從此興焉

前此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强兵上游使其黨舉人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慕守仁陽以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下舉人冀元亨者應濠聘欲窺其所爲語兩不合而罷至是朝議以福州三衞軍人進貴等亂敕守仁往勘守仁已于十四年六月九日從南贛起行十五日至豐城而宸濠于十四日

反

初閹臣梁儲等以黨濠故復寧府所革護衞因得拾寨賊以備兵甲及江撫孫燧屢告變議再革護衞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飭濠而濠誤以爲逮己也值十三日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而諜者報京使至大驚乘夜集寨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俟旦明諸官入謝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而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等俱下獄遂大署官屬以致仕侍郎李自實舉人劉養正爲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爲兵

部尚書四出收兵光檄降諸郡縣而濠居南昌未發也

豐城知縣顧佖迎守仁告變守仁遽易服棄官舟返賊幾躡及之乃匿漁舟之臨江知府戴德儒請留守仁守仁以為臨江衝且近賊所居未便去之吉安時方十九日與知府伍文定謀謂天下瓦解久賊直趨京師則大事去矣若或趨南都下旁郡則時既延而勢稍殺勤王可立效特懼其迅發則我事未集而坐失機要奈何乃陽通養正使早離南昌而囑其內應故以蠟丸投濠所濠大疑逗遛不出者越十日守仁

乃閉戶手不停筆發公文火牌二百餘事或令勤王或戒防守或布告遠地文定雖共謀不知所爲會濠僞檄至吉安守仁縛賚檄者南昌教授趙承芳等斬首懸府門即封僞檄并拜疏以進當是時朝廷見疏與左右中貴皆切齒大恨徒以守仁方起義無如何疏略見後

旣而濠覘守仁兵不至以爲紿之乃擇日出師留郡王拱樤太監萬銳等以少兵守南昌而親率世子郡王儀賓及閔廿四等共六萬人號十萬立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艫艦百餘里所至南康九江皆

下之獨安慶嬰城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文守不下

七月十三日守仁率文定大興義師約各郡勤王兵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推官王暐以及太和知縣李楫新淦知縣李美寧都知縣王大用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分爲十二哨哨三千人直趨南昌令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先破其伏賊于新舊墳廠且爲榜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令曰一鼓

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斬其隊將分數門令樹紅
旗上而守者俱遁諸門有不閉者兵爭門入守仁因
而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偶有殺掠守仁執數人
梟示遂定乃擒拱樤萬銳等數十人而釋宮中之散
走者其府庫所存有為濠取與兵士刦掠之未盡者
籍封之大賑城中民慰勞創痛且榜宥諸脅從凡受
賊官爵而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

附史與諸書皆以征濠功歸文定謂文定迎公峽江
請討賊公初不許既而從之及攻南昌文定已破
城公並不知至諸門洞開公始按轡徐入城而其

所統兵皆大帽華林諸寨賊號新民者貪狠縱殺居民盡死于猍篁有闔門盡斃者然且焚宮人搜儀賓諸第雞犬不鳴尸臭達衢路此在甯藩已早辦之如弇州二史考云南昌殺僇皆不根誣謗過于刻酷夫以文成用兵區畫調度項刻百發豈有無紀律至此甚者其後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公皆親履其地盡得其詳故始為之暴白云云弟文成殺僇人自能辯而其他冤枉至今未辨當豐城設追漁舟逃竄諸書一口則吉安之走四耳不聞亦何嘗有顛撫行部先牌曉諭而吉安太守公

然得迎之峽江此在病發也然且南贛將領兵符不及新民散隔何從調用又且大帽華林在正德十二年前文成未任時早已爲陳金俞諫剿散而文成尚得用其人雖鬼判把筆亦不應有此乃史館伍文定傳俱依實錄迎公峽江此皆不能改正者他倣此

史傳業本止此此後皆亡失別有補本續刻于後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又名甡稿

沈鳳起軼九　邵國麟在掀　較

王文成傳本續補

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携館中草本歸藉以存實而草本又軼其半毎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絶筆久矣康熙辛卯命子與及門張文黻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畧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之時本則稍有開云遠宗識

先是勤王師四集會之樵樹鎮請定所向背謂用兵當籌緩急今皖被圍久自應救皖而公曰不然賊盡銳在皖皖雖堅城而賊力來推我兵甫進即屯之中江縱解圍向我而力足反抗在皖嬰城者必不能越賊援我乃九江南昌皆得起而蹴躡之是腹背受敵危道也我先下南昌而一意向敵是敵有跋疐而我無牽掣然後縱橫四擊之勝之必矣乃先下南昌分一軍守之

至是濠聞變陡返結舳艫蔽江而下或請公且堅壁以主待客而公趣進兵乃合諸軍以迎之初遇賊黃

家渡賊勢張甚公領前軍故小挫使賊爭進躡其前後之師結者而使邢琦出一軍橫貫其間文定徐廸左右夾擊之賊首尾不相應且戰且退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溺者數萬退保八字腦縣曰建昌知府曾璵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會賊以敗故盡發南康九江諸守賊將以濟師而公即遣撫州建昌兵使槐與璵分禦之

既而北風發進戰不利前軍稍却公令斬其先却者適舉礮以颭反燎文定鬚文定堅立不少動將士殊死鬭軍大振賊退保樵舍隔江而軍

是夕風反試以火攻請公宣言曰風變欲忽耳是何足憂而作此發討無畜從亂人意乃密募舟四十艘填膏灌蔭畜陽燧作火攻計分隔江軍舟自下流潛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以他舟補隔江軍平明火發前軍乘風進諸軍合之頃刻薄賊營初賊軍南下時濠舟在後而今以進保舟頗前且傍崖舟重膠沙不郎拔又登筆暨登易于延燄濠思易舟走而伏軍從後舟入四窮不及遂擒濠及世子郡王儀賓并丞相李自實元帥劉養正等合五十餘人斬獲僞官吏士卒三千餘級其宮妃及士卒溺者無算所棄衣甲械

杖浮浮十餘日餘賊散走且有聚之吳城者復分遣
諸軍追勦殆盡
諸本俱以此賊樵舍在黃家渡前誤又稱萬安知
縣王冕執濠亦誤
前此公疏上變時慮上親征特于疏末云陛下聖明
何遠不服祗以鑾輿數出致宗室覬覦謀動干戈今
天下之覬覦者不但宗室其奸回竊發何止江右況
潢池方見告也昔漢武發輪臺之悔而西土晏然唐
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願陛下高拱深宮特
加警省以坐收後車之效恭惟恐群小從諛有舉動

也乃上聞變果親征自掛威武大將軍印而以總兵許泰爲副將軍太監張忠監其軍江彬張永並贊畫軍門鼓行而南是日捷音已至京而故匿之至良鄉捷聞先遣張忠趨南昌收俘以待密傳上欲釋濠使仍往南昌俟駕至而戰而擒之公聞之大驚曰如此則江西無噍類矣急請獻俘而身押因至杭州使北軍不能從會張永已至杭永故守正有誅瑾功公知可與語直詣永曰江西苦寇盜三十年矣今又罹濠亂創痛尚未定而加之六師之擾民何以堪萬一民逃爲寇盜如之何永曰然吾亦欲言之公乃付以濠

使永獻俘且從容為上言而張忠憾甚謂公故通濠後畏上親征始貲濠以成其功今復阻王師有異心焉上不聽先是鷄至淮埔忠受江彬意矯旨召公赴行在將以索賄而公知其許不赴再召再不赴至是上在舊京忠直告公反曰何以知之曰試召之必不至及召之竟至忠大慙斥勿令見公乃變服入九華山坐闔標間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故反乃命巡撫江西使公還南昌而以忠泰搜餘賊敕領北軍留南昌城公移民鄉居而遺老弱守門戶且使待北軍備主客禮百凡遜讓勿與抗抗即有罪公

出過北軍皆鎧仗譟道間有犯者總不禁甚至求裂侮呼公名嫚罵而佯爲不聞及過有疵厲或至死喪必停車慰勞加以賙卹久之皆曰王都堂待我厚奈何惡之會教場較射忠泰恃有技江西官軍無過者旣而强公公三發三中忠泰大驚曰非書生也遂班師

公初與濠通旣而貰濠此張忠謗語而傳誌據爲實事且見之實錄皆訓安和舉人劉養正作濠叛客公先從養正通濠原有所約及濠敗而公畏其口遁養正引決傳首至京然又葬其母且爲文祭

之。又曾造門人冀元亨。遁濠後。元亨爲太監張永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諸此誣罔在前儒早辨之。如弇州史考云。是年實錄。以楊文忠費文憲爲總裁。官而秉筆者。董文簡也。楊公與本兵王恭襄有隙。極恨文成。于平濠平賊諸疏。俱歸功本兵。而一字不及。內閣切齒久矣。費文憲以忤濠被禍。已經薦引。而文成無一疏相及。費甚憾之。若董公素號忮刻。既內忌文成。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誰欺乎。其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謚。而董受不根之謗。致徹聖聽。未必非鬼責也。其公論剴切。至于

如此乃後人無賴尚有僞造爲詞訛以實其事者按公葬養正母向見羅洪先辨文載之甚悉且其祭文亦原有君臣朋友諸句向亦疑之謂豈有爲公辨而反誣公者及觀其前文有曰養正以葬母乞公墓誌因以濠意諷公公不爲動然後知公之被冤皆此輩無狀名爲辨公實誣揑以實公罪而行狀年譜皆竄入之亦思養正止江西一舉人公巡撫其地尊卑闊絕即在王府一相見有何生平而稱爲朋友然且前文以葬母乞誌而後即曰公使葬母是自矛自盾諸文皆揑造也又其時祭文

有公不顯濠貲辨謂峒賊葉芳向爲濠用今隨公剿濠公義之因多予財帛使遂其所欲非自取也夫公入濠宮閱封府庫原以備軍儲作剿濠費然不當私飽一兵即欲飽一兵而使其遂欲此與謗言縱掠何異況吉安集事官兵且不至何有新民又且濠所先用祗是寨民並無峒賊亂訌而已
世宗即位降璽書召用閣臣沮之祗陞南京兵部尚書兼參贊機務他不之及顧上在藩邸久知公功巳特議封爵升降手敕使馳驛來京而沮之者又謂先
皇帝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乃復遲數月

始定制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歲
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如之且給與誥券令子孫世世
襲然而仍不給祿米不予券時公已疏請歸里隨疏
辭封爵不允既而又辭且請罷已封徧推諸從征有
功者上已經詢及而沮者并抑之竟不報
初抑公者謂公攘伍文定功而既則并文定諸公
功亦抑之故吾學編云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詹
一予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
水珣璉亦尋被斥陳槐削籍紀功伍希儒謝源以
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

格不行

嘉靖元年公父卒初公受封時以沮其宴賚祗遣行人到家兼降溫旨特存問公父賜以羊酒是日値公父七十生日公父子迎詔于庭行拜謝禮訖然後奉觴公父持觴謂公曰聖恩何可忘顧亦有天幸焉始投畀不死繼當裹葦又不死旣則具三告備五篋謂必死而終不死非常之寵亦豈易受今而後汝仍死王事我當含笑入地下矣公伏地不能起此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事也至是二月二日相距四十日遂卒

其後公以征蠻死公父云死王事似讖語

明年上開試科第三場策題即有以心學為問者蓋闢公學也公喜曰吾學旣非則天下之人必有起而求真是者聖學從此明矣

時門人徐珊不對而出然亦有守師說而仍取中者三人曰歐陽德王臣魏良弼

心學是眞聖學毋論道心惟微一十六字之傳始于堯舜卽孔子曰操則存操此心也大學曰正心孟子曰存其心又曰求其放心皆專治此心也故曾子一貫之學只在忠恕子貢一貫之學祗是一

恕無非心學而宋儒于忠恕二字尚不能曉反云借講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一似借端指示者而聖學亡矣陽明講學沿宋儒習氣亦多氾濫而門人嘈雜全不足據特其大要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則用功不錯故優入聖域而必于此亦闢之聖學何賴張南士曰心學不是禪學天不生佛時先生此心佛法未入中國時已早有存心養性之學今懼其類禪而去此心何可夫儒佛之不類多矣鬚髮不類家室居處都不類然猶相類者此人心耳若人與蟲獸則絕無一類者然而虎狼父子

蜂蟻君臣忠孝之心偶亦相同苟一攻心學者惟恐類蟲獸而併此忠孝之心一齊去之是蟲獸不若也

已而服闋上用尚書席書與御史石金等薦趣召公入京兼以領券而究不果時弟子雜進凡在朝在野執贄者無虛日公嘗會門人于天泉橋有請業者公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為善去惡是格物或以致知作良知誤

此以大學正心誠意闡聖學首功自當云為善去惡是誠意如此則四語瞭然何有疑義而乃曰是

格物則明侵誠意功夫在當日門人尚多貽愕何見門外殊不知此言格物正是誠意祗因朱氏以窮理解格物大乖聖功故先以古本大學示人而此則即以古本大學闡之蓋古本大學以格物爲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而物有二本一曰修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也一曰誠意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是也故兩此謂知本非一衍文而此謂知本即接此謂知之至並非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格物即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其日是格物即是是誠意以誠意即物本也陽明此二字正故以古

本示人使人疑究而門人冒昧尚有以格去物欲別說攙和解釋夫格去物欲此司馬光說非公意也若善惡二字則正誠意章道盛德至善間居爲不善一大肯綮與宋儒言理欲大別故宋儒學功有三一主靜立極一涵養用敬一格物窮理三者皆各出且皆不足以入道而陽明三學功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皆聖學一貫顛撲不破有志者但由此而求入焉亦庶幾矣

時上議大禮張桂之徒如霍韜方獻夫輩皆前後請教且有從而北面者惟桂萼憾公指公僞學而上亦

識之遲久不治乃以思田土官反張璁故薦公特起公以尚書兼左都御史奉命往討先是思恩岑濬與田州岑猛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誅濬不立其子改其地為流官以制之及姚鏌討猛猛已走死而鏌啟邊釁欲盡滅岑氏統改其地為流官而土司不平于是田州土目盧蘇與思恩土目王受皆岑氏舊屬挾岑氏以叛公念岑氏本世官地大族衆原不能滅且累受徵調為國家從征有功無驟滅理又且西南地僻外隣交趾方藉思田為屏蔽與外夷抗而乃自撤其藩籬以資敵寇大不利故目是當以恩撫之特稿

傜來請吾欲借此問狐貍焉乃率湖兵三萬人甫入境而父老遮道郎有以斷藤峽八寨請天討者公並許之思田乃大懼曰王公天人也我敢抗顏行乎先期告前軍請掃境降公初不從旣而下受降令届期兩府土目縛蘇受從以萬人焚香伏軍門公令土目入各帶從人雜官校分左右列然後建纛坐戰門數蘇受罪而貰其死各杖一百

令土目分列左右將以數罪而實錄與史傳皆謂公與蘇受先約誓必易軍門左右衹候以田州將校始就降誕罔極矣且云使蘇受褁甲受杖蘇受

自裹甲或有之斷無公使之理乃門人冒昧亦俱
以裹甲入狀譜怪極
疏言兩江苦兵久矣賴王威遠播不煩克詰未七旬
而有苗格思田兩府爭先歸命今請降田州府爲田
州但立土判官使岑氏世襲而別設思寧府作流官
知府以馭之至盧蘇王受乞授土巡檢使戴罪立功
許之
時璁蕚詆公處田州非是不肯盡從故祇降田州
而不設思寧府與公疏稍不合
公乃疏剿斷藤峽且謂潯州遺寇不止斷藤當散剿

諸寨而進入峽中非一手足烈也乃遣副使翁素恭將張經先以萬人趨斷藤而別劓牛塲六寺諸寨然後四面夾攻從油碓大陂以逼之峽賊大敗㓨奔横石江溺死甚衆而旣而徧搜山峒凡仙臺大黃古陶羅鳳諸寨皆掃靖無或遺者乃率布政使林富及盧蘇王受移劓八寨且散遣湖兵連破古蓬周安古鉢者都諸寨而八寨盡平

自此終明之世約百年中國無賊至崇禎賊發而明遂亡

時公劓諸寇皆親斬殺已示徵疾及甫定而輿疾相

虔復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爲久安計病作會獻捷已賜金幣乃頓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班師至南安卒年五十七

或作五十八誤

贛州兵備張思聰同南安推官周積迎入南埜驛中堂行含斂禮師官屬師生設祭訖輿櫬登舟江西男婦皆縞衣匍匐攀舟而號舟過南昌擁留三日不得發及入越而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不絶于路

譜言留南昌時逆風三日舟不得行門人趙淵祝柩前曰先生肯爲南昌留獨不念越中弟子候日

久耶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

特是部使喪歸例有贈卹而前不予祭後不予葬詹事黃綰上言守仁在前朝頗效微功今平蠻甫竣輿疾辦事而客死道路妻孥孱弱子三歲家僮載骨槀葬空山鬼神有知亦應不忍上不爲動甚至廷臣請謚必不易名屢請卹廕併例其世爵必不令其子孫得以承襲如是者越四十年

世宗之裁抑甚于武宗當在藩邸尚得聞讜言乃一入殿庭而四聰俱蔽君之不易爲如此或曰時議大禮兩家皆問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

聰尋則注意在此稍搆美其間而中巳深矣
少師徐階嘗爲江西督學使深知公寃有云以死
勤事則祀之今勤事之人以尸歸國而不令所司
奠一杯尚望祀乎
隆慶元年上疑公卹典贈謚阻滯長久令部院科道
多官會議以奏時事久論定且謠詠巳漸遠令詞言
王守仁學術純正勳名標烈此正合封冊所云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者況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
二曰靖難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禦胡六曰征蠻
守仁有三焉乃特降制詔贈新建侯謚文成遣行人

到家賜造墳域并敕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尋祭七
壇
其誥詞有云甫拜省郎早伸大節久膺鈇鉞累建
殊勳紹堯孔之心傳追呂伊之懿績而乃謗起功
高賞移罰重讀者泪下
其明年詔復世廕以嗣子王正億承襲伯爵子孫世
世又越二年與鐵券
券文有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
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憫焉因念勳賢重
申盟誓諸語

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會廷臣有請祀公與陳白沙者下多官議時尚[illegible]鯉獨閣臣申時行堅持之謂守仁致知出大學良知本孟子皆聖學也或謂王學與朱學有異則道固有各見者來與陸並祀矣朱不以陸礙王獨與朱礙乎上聞言大悅曰皇祖嘗言守仁有用道學也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朱儒何害焉

論曰徐仲山有言往讀論語有嘗大疑者三章子貢問士其在使于四方不過春秋將命一大夫耳加于孝弟已過矣何至諦言行信果爲小人若子路問成

人祗擬孫卞莊輩有何高行而反以明義利謹然諾臨大節不奪者爲今之成人至管仲不死反顏事仇許之爲仁已似逾分而復斥死者爲經溝瀆爲匹夫匹婦此是何故而既而思之又既而豁然曰重事功也吾嘗伏其言而推之大中孟子大學明德無新民不成爲學中庸成已不成物不足爲天道人道孟子獨善不兼善則失義離道窮達交譏故堯湯相禪全在事功孔孟無事功爲千秋大憾今陽明事功則直是三代以後數千百年一人即令無學亦既在孝弟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

入聖門亦應不出出賜下而祗此從祀一節尚齗齗論辨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學一語真聖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爲聖學輕事功之言往者宋儒沈仲固極言淳祐間儒臣率冬烘憒憒高巾破屨講主敬之學而柄臣專政利其結舌題之爲清班以致國事蠱壞不可救挽然且兩朝死難宋史備載而講學者無一人是名忽溝濟陽明龍場節操總廢何況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知聖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冀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無敗于府人而成于聖人世宗穆宗已定勳爵而神

宗復表其學術今世之宵人其齟齬者不乏矣順治

末年競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聖學安在賴

世祖皇帝有言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衆便翕然

此語載天童僧所刻北遊錄中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

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尋力爲爭

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

至尊論定之他日于　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

術同異

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

同也大哉　王言蓋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聖斷定千秋萬世又誰敢有非之者
時崑山徐司寇見三劉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
兩衙門當羣起攻之矣總裁令屏劉并書焚之
初公喪歸時世宗不論祭而民間之私祀者徧天下
及穆宗賜祀而前此之私祀者悉改官祭凡祠祀書
院令不下數百所亦綦盛矣
勳賢祠志云書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
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
揚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于斯

可見因記所知者曰徐愛餘姚正德進士曰錢德洪餘姚嘉靖進士曰王畿山陰嘉靖進士曰王艮泰州曰鄒守益泰和進士第一禮部尚書謚文莊曰蕭廩萬安浙江巡撫曰唐翊斯涂曰董澐海寧曰孫應奎餘姚副都御史曰王臣南昌廣西參政曰黃綰太平禮部尚書曰劉曉吉安曰冀元亨武陵舉人曰薛侃揭陽行人曰薛僑揭陽工部郎中曰穆孔暉堂邑[illegible]曰羅洪先吉水進士一甲第一諡文恭曰聞人銓餘姚湖廣副使曰朱節會稽光祿少卿曰徐珊餘姚舉人曰夏淳餘姚舉人曰呂晴曰劉秉鑑安福正德進士曰歐陽德泰和禮部尚書諡文端曰歐陽塾泰和工部侍郎曰聶豹永豐兵部尚書謚恭襄曰胡彥傳道州學博曰趙錦餘姚吏部尚書諡端肅曰張元冲山陰江西巡撫曰應良仙居嘉靖進士曰李遂豐城

給事中曰戴潮進賢右都御史曰黃宗明鄞縣兵部侍郎曰程文德永康吏部侍郎曰張元忭山陰進士一甲第一曰陸粲蘇州光祿卿曰呂柟秀水舉人曰呂光洵新昌戶部尚書曰翁溥諸暨兵部尚書曰薛宗鎧湖州左給事曰趙大河江陰按察使曰吳達海寧太常卿曰秦汝楠德清吏部侍郎曰沈學山陰知縣曰沈鍊會稽光祿卿曰薛尚賢潮州正德進士曰蕭蕙曰何挑先雩都曰黃弘綱廣州曰魏良弼新建太常卿曰陸澄歸安吏部郎中曰王釗安成曰戚晼永州戶科曰黃修易曰林春泰州吏部選郎曰林以吉莆田曰李洪曰陸鳴時新安曰歐陽奭之

門人無成冊不能盡記其可記者尚有季本會稽御史

南大吉渭南紹興太守舒芬梓溪進士一甲第一南逢吉渭南舉人徐樾

貴溪布政使秦金慈谿禮部郎中魏良孺南康給事中唐愈賢辰州御史

沈謐秀水參政王學賢安福工部侍郎馬明衡莆田御史翁萬達揭陽

荊部尚書徐九皐餘姚參政白說武進尚寶卿郭持平萬安正德進士潘

穎寧海嘉靖進士方九敘錢塘承天府府安如山無錫參議周汝員吉水

御史王忭奉化進士梁廷振南海進士李遂豐城兵部尚書高儀內江吏部

郎中諸偁嘉興按察使駱驥諸暨進士石簡寧海副都御史王大用江西

參政徐楨卿進士方獻夫大學士陳九川郎中孟源助教楊名

在中名王良珮汪洙奨懽餘執　　子甚衆不可考

嘗守仁姒時子正億甫三歲值輩去世儉貧不能養
贅于尚書黃綰家至隆慶二年復伯爵始以正億襲
萬曆五年卒子承勳襲方是時神宗王皇后餘姚人
也神宗嘗問后家有官否后對曰猶記浙建伯妾猶
子行也見在京獎日令見于坤寧宮賞賚甚厚既而
以后故奏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二十年
掛漕運總兵官印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
服天啓五年卒無嗣先是承勳襲爵時有諸子承恩
爵襲錦衣衛千戶已一傳矣至是承恩子先通告所
襲錦衣前繼承勳後襲爵而承勳有妾沙氏在外言

承勳有子未嘗絕累爭之不决時守仁祥從後已通稽者有工部營繕司主事先鉉彰德府同知先鐸兵部尚書業浩皆在官業浩先鉉子也先鉉先鐸較先通稍疏不敢爭而先通所爭各彼此有詞訖不相下子遠構訟失襲者一十五年逮崇禎十三年始斷以承恩之子先通襲爵而其時先鐸與闖賊戰河南死業浩督師兩廣敘平蠻功蔭錦衣百戶世襲李贈太子太保謚忠貞惟先通以侯爵掌前軍都督府印至十七年救命守城城陷而先通死難